





第二八四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弇州續稿(三)

明王世貞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分州續稿卷一百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

分州續稿卷一百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行狀

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存齋徐公行

狀上

欽定四庫全書

分州續稿
卷一百六

公姓徐氏諱階字子升淞江之華亭人也其先自河南徙為華亭風溼鄉人世世受耕不仕至高祖公德始成以仁厚喜施予閭里中呼之為佛子徐佛子徐有子公賢公賢子公禮皆不廢為長者而公禮尤斤斤守然諾急義敦讓公禮有四子其長曰思復公勸少子疏思復公以文無害繇吏部選人授宣平丞再補寧都丞所至著廉公惠慈之政其吏民謳思之滿九載課最當遷竟謝去弗顧旋亦舉鄉貢有聲公車間徐始大思復公娶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六

二

於林繼娶錢皆夫最後娶顧而舉公及贈太常典簿陳南京刑部右侍郎陟公賢之婦沈公禮之婦黃暨思復公顧夫人皆以公鼎貴推恩累贈三公皆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婦皆為一品夫人天子所以褒揚隱德政術備至而宣平寧都二邑至為祠以祀思復公華亭亦祀之於鄉賢如召信臣故事時人榮之公之舉也定於思復公宣平官舍甫一歲而女奴抱公窺皆井墮焉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居三日忽蘇五歲思復公以宣平績還道括蒼嶺公復自興而墮其下沈深峭石戰拒無全理顧夫人慟哭而已既而衣絰於樹從容下卒不死思復公又嘗置公於古剎讀書剎故多魑魅苦之公宿而魑不出思復公始心異公俾就外傳受小學以至四子甫閱歲悉成誦思復公補寧都挾公以從嘗歸自他邑公出迎思復公戲謂公父遠迴子遠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公應聲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哉思復公益大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六

三

異公教之屬文即工屬文十五而補博士弟子又二載以優等試應天不利歸亡何而太司馬彝貞裏公約來為令試公而奇之曰是子國器也因進公以聖賢之學而公亦慨然自奮以一第不足名公年二十而習學蕭君鳴鳳負人倫鑒試公第一食於庠再試應天學士董公玘得公文於黜而異之取以冠諸試者會有所詛詭不果然猶為第七人梓其文會試復在高等既廷對大司寇林貞肅公俊得公所射策謂當第一以屬內閣時少師楊文忠公廷和居首揆用子嫌不預讀卷諸閣臣持故事謂林公所取抑居第三人賜進士及第當入謁楊公獨目屬之曰此少年名位不在我輩下已而顧少保費文憲公宏公索何不以衣鉢屬此少年費公蓋第一人也其後公官與二公呼又與楊公俱宣力鼎革間而名壽終始則過之尋授翰林院編脩予告歸娶沈夫人明年八月北上當是時言事者以不當上尊親意逮訊戍謫累累公行而遇故諫官安磐翰林楊慎王元凱

皆狼籍血肉中公出囊裝遺之或謂有尾舟而詞者公
行意自若顧獨以時事稍異有二親在身未敢許忽忽
不樂至清源夜忽夢思復公帕首而名呼公者再輒心
動返棹還抵彭城而計至矣公號哭馳歸毀瘠營葬明
年大慶軍思得贈思復公如公官顧夫人為太孺人服
除次且久之乃入都復故官尋奉命授中貴人書故授
書者要入早出一切以苟簡文具而已公曰毋易此禮
此曹能償天下事於是寅而入申而出課業必謹約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四

詳說母不欣欣傾聽時上嚴亡所假貸中人為流言以
不如正德時饒者公謂正德時何可得若曹晚不能悲
舊事今雖嚴寬於憲孝朝多矣且正德以饒故貴人亡
不用侈坐法若曹不覩憲孝朝諸冢瑩甲第相望耶咸
拱手曰命之矣尋充經筵展書官俄復充廷試受卷官
預脩大明會典再以選脩祀儀成典蓋上所最屬意以
一代儀禮職編纂者不能數人而公與焉顧首揆永嘉
公緣上意請正孔廟祀抑絀王號下儒臣議相傾憐讐言

無敢異同者公獨條具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略疏上
永嘉公盛氣召公於朝房面詰之公徐理前說至高皇
帝盡革疵濫號獨不革孔子號而語避乃曰高帝少時
作耳何可據也公對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
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帝少
作也永嘉公頗盡赤乃復謂曰彌謂塑像古禮否公對
曰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久何忍毀也永嘉公
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何以親名之公曰有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五

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列聖之御容無
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公語塞則益怒曰若
叛我公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
言叛他相桂文襄公程文懿公咸為公股栗勸公謝公
弗應揖而出於是上亦緣永嘉公意為說以辨公當具
疏請罪獨言不稱職當罷不言議非是有旨外補而會
他御史有繼之者下都察院論罪汪榮和公銓院院章
復緣永嘉公意謂此邪議寔公倡之致搖國是宜正法

以示天下賸具而渴之公時沈夫人病前歿獨遺二歲孤今太常卿璠家人環泣謂必死公探囊中裝得金二十投之曰以此為棺殮費屬其孤於鄉人李判部日章沈進士惟曰辛歸我太夫人已而曰太夫人有跽在足養也君父賜我死即死耳蓋怡然委順云亡何而少司寇聞莊簡公湖中丞唐文襄公龍力為解乃隱公名而緩其辭獄上上亦弗問也公得添注延平府推官始公自弱冠取甲第為侍從臣出一語而天下豔傳之履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六

踰於戶公意不自憚益從聶負兼公游及同年歐陽文莊公德相與講求良知遺訓及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反之身心而後出之不潤疎口語而已至於國家典訓章程比詳閭閻大小利益靡不用以為學而他縱羽績黼移商剡微以駭悅耳目者舍不之取一旦伉慨持論從容於電露之下而弗為動天下益信公之足以大受而尚意其自禁近出為小官縱不鄙薄之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公獨不然曰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

以增益我者不淺乃馳歸泣謝太夫人弗獲朝夕罪而單車馳之邸至則連攝郎事公晝夜拮据案牘清宿弊者三百人吏輸銀法毋得落猾胥手毀淫祠紳社學取卿所教授鄭板書燔之而采宋大儒之格言諧之韻俾稍習誦俗翕然變時大盜窟尤溪險而四出剽郡邑勢張甚分巡諸僉事偪欲以屬公捕而難發言公奮請身任之乃設方畧懸賞格以授三老窮其窟旬日而得首首併餘黨百二十人人以為神滿三載遷湖廣黃州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七

同知當發其吏民以十家醢酒道傍泣稱賜公為人人醢遂步至舟貽書謝父老父老相率勒之石諸生追送至建寧乃別抵嚴陵而提督浙江學校之命下其官僉事公歸拜太夫人已娶今張夫人僅八日而奉太夫人之浙既履任歲周行郡邑必徧大較以正文體端士習為先他務鈎棘晦僻以相高者雖名士弗錄既唱諸生第人人為語所以甲乙故即見斥者得自名而後折之不得已而施擯楚示慘然色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也御

史禮公修浙通志垂成而有以勢強之伸屈者公毅然不可乃廢第業具草遂為後志張本三載改提督江西學校其官副使所募畫一如視浙江時而加詳密公所稱良知學本故王文成公守仁而文成於江西最顯者自公推行之且僕文成而祀焉其地遂有生像公以祀者前後兩省試偕計士所登式半公造第一人而他亦無不優等其後服官政中外踐臺省以政術名者比比吏部初擬薦公尚寶卿國子司業太常少卿俱不果最

欽定四庫全書

常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六

後以皇太子出閣妙選官屬公為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讀以四品服俸居職公之初至江西也時相夏文愐公言庠從子姓有欲倖進者公面撻之曰迺公居座主而曹屬我誨不以而曹屬我進也見公聞之不悅故於初宮來選不及公而言官有所指列奪而屬之吏部許文簡公讚采物情得公遂以公應公去國十年矣而賜環益猶未強仕屬承華政稍簡得以其暇與故鄉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鄭端簡公曉趙中丞時春唐

中丞順之輩相琢磨為聖學益切俄而太夫人捐館公哀毀骨立悲屏謝時俗尚以古禮行之三載不御內是時太夫人得請賜祭官為塋矣甫服除進國子祭酒未上上再問公何以遲遲意益有屬也公之為祭酒下令諸生滿而歷事他曹者必以久次毋得用貴人居間置籍以稽膳銀之數謂典籍曰吾代汝弭謗也復為籍籍諸生之淑慝使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曰忝在師長毋所逃若慝也諸生人人相戒勉二籍

欽定四庫全書

常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六

九

矣久之擢禮部右侍郎遂遷吏部乃榜於壁曰咄汝階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國恩厚矣何以稱塞所不竭忠殫勞而或植黨以擯賢或殉賄而需法或背公以行媚或持祿以自營神之誣之及於子孫吁可畏哉故事吏部大僚鑄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語以示嚴冷公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辭色而下之見必深坐疊疊諮訪吏治民瘼遐邇幽鄙因以窺見其人頗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為之用公益有

摺紳間解以為恒太宰熊恭肅公決雅重公自以得共
事晚公亦不復守衙點職相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
抑奔競一時翕然歸稱於熊公而會熊公以直諫忤旨
去唐文襄及吾郡周恭肅公用相繼之二公重公不異
熊公而又老多病公數奉旨署部事當是時有行重寶
賄方士求大司馬者取上指魯公至再皆弗應後其人
為大帥竟坐欺誣抵罪而公所推戴宋莊靖公景張襄
惠公岳王文定公道歐陽文莊公及范大司馬總皆天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六

十

而事由諸曹草創往往相矛盾上即位後數與革大禮
禮官不勝綿蕞公始為創義例掣綱領井然一代程書
久之廷推公入內閣不果尋擢禮部尚書學士如故疏
辭溫旨不允禮部之為政者久好以寬大養弊至公而
肅然更始凡王國爵封秩謚併文武大臣陳乞祭塋公
皆秉之以請報可定為絜令其考諸舊通事太醫諸生
皆為裁畫一即猾吏有拱手受而已時莊敬皇太子冠
公受命贊冠甫成禮而暴疾薨公當議喪禮以上及百
官皆為替之服百官仍詣門哭上不憚謂天子絕替不
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着詣停柩所輔臣讀
至服可無而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公曰不然絕
替者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
且未有哭臨而不哀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上使中涓
詢而是之令宮中仍皆服衰公遂為莊敬冊謚副使已
命題主上察公慎勤又有所應制文字獨多稱旨召入
直無逸殿廬給供饌如例尋賜飛魚服公遂請立皇太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六

十一

子不報自是連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
蓋次當繼莊敬而立者裕王是為穆宗而景王與同歲
差少中外未測上指所嚮公恐有釣奇者故請之亟最
後當冠因而及婚禮若開講公復請以齒叙先裕而後
景復不允既冠公贊景王冠偕諸大臣謁於臨保室上
使中涓問二王行坐何若公曰有上黼座在坐則俱嚮
西可也行則遵倫序且祖訓嚴誰敢紊之母何詔二王
始俱出就外邸公手疏言臣過慮有二端王邸隔僅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十三

墻耳名位既不別而警衛均衆能保無闖聲以上屢雍
睦之聽又往者九重之內有慈慶有神寧有鶴禁而後
人主之勢沈沈今者僅二王耳而悉就外邸臣不能不
為陛下寒心也復留中萬壽節推恩加太子太保北兵
關入塞遂薄都城時事出倉卒中外洶洶公念諸營皆
子侯無可將者亟請赦諸邊將在廷尉獄若戴綸李珍
輩復其官伴諸行營自効報可復手疏請上還大內亟
召羣臣面計兵事上褒公忠愛而尚難遽內召羣臣時

內閣推公督視九門公亦慷慨請行上倚公左右自安
故特用其副王少宰邦瑞而諭公意焉會有中涓陷敵
歸者以敵求貢書聞云不許我則進兵上以示公及輔
臣分宜公嵩等且召對便殿上顧謂當何處分宜對曰
敵饑困不足患公曰敵萬衆薄城則殺人若刈管尚何
論饑急謀所以禦之耳上顧曰善復問敵求貢書要在
分宜出諸襲中曰禮部事也上復顧公公曰敵重且深
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上曰苟利社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十三

珠玉皮幣何愛焉公曰事有甚於珠玉皮幣者陛下所
不能受則奈何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雖然當何處公曰
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譯者至營而詰之以無
番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暫出邊用前歲成例貢馬
行實互市往返少日我城中之備完而援兵日益集敵
且退不退我從而拒之可十全上稱善者再分宜乃進
曰上幸出一視朝上不答公從傍史之上曰可爾得無
遽耶公曰敵兵薄城下人心惴惴倚陛下而重得一蹕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六

十

聲若亢旱之得雷霆寧驟也上始首肯公出而會廷臣議皆言求貢非本情不可許公因兼酌所以面請者既聞而上果視朝申飭中外甚厲會勳王兵四集敵亦飽且去乃下公疏不許貢時蘇員襄公以副使為民都御史何公棟久廢公疏薦其才即用之上又密語公善後策公言營兵久廢而得弱今欲轉之強宜責新帥驚京城樓櫓廢守兵懈衛者倖敵自退耳宜責督臣邦瑞及定西侯傅前敵以違備弛得闖入宜以嚴候火治亭障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府志
卷一百三十六

十一

柱分宜公口至是益發舒士所顧公之用雅非分宜意而前是太宰缺廷推公當補上猶怒之謂方侍朕左右何輒擬外遷見以為旦夕且大拜南狀緣分宜指飾他事有所苛撓上不聽益厚公分宜策亡以間之且愧懼而孝烈祔太廟之議起初孝烈皇后崩上欲祔之廟而念歷於先孝潔皇后又睿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祀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公定議欲以孝烈先祔公合諸大臣議朝房大約以女后無先入廟者請祀之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為然疏上上大怒謂公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為令再議公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為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諭仁宗固在所當祔第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遑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不必祔而孝烈可速祔上難於增二廟謂公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六

更議桃仁宗附孝烈所以督責公甚峻公雖不獲終守前說然天下信其為正上後於元旦摘楊君表誤杖之百而張之冀以警公分宜因遂謂公可撼鋒距百出公坦然而已時大帥驚駭有寵利諾延之弱欲掩之以為功謂其實導敵請發兵征之下公與兵部議公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水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謂導諂達者即得之諂達所失安知諂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成將毋為敵外面何乃弗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七

侯鸞自詭以必大破敵得上要契眷寵無兩而其後言益不讐顧益縱肆邀請無已上已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陷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邊警奄至尚嘆惜不肯吐大將軍印公密言其不可恃乞養更置將上歎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其所為耳迺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時家卒五百人多降卒亡所屬公謀於緹帥炳俾厚撫之尋令就外新帥時陳其後鸞事發妻子修東市家見籍而麾下亡一譯者公又言入衛兵趙數千里棄家室委頓途道而提督檜不能撫戶部復從而削其餉不能亡怨嗟又兵部所議明歲入衛兵僅四分之一夫懲侯鸞之噎而遂廢食非計也乞罷檜復故餉益入衛兵上以問分宜有所異同遂寢久之上報公檜已罷矣卒已餉矣獨入衛非例夫門庭固而堂自安何京師之虞焉公對所謂門庭者大同薊鎮耳今大同殘而薊鎮弱何以言固幸添調西卒以付外帥陳使有警而後入其於堂戶相臂使亡害公因頗及京營積

弱狀上乃嘉公忠懷而詢京營之所以弱今振之何繇
公謂營兵皆市人子食不給仍匿跡為與倭以其義共
妻孥日練之則勞而生計薄營則苦薄則怨怨且苦則
生譟故其帥務為姑息以相保食寢而已今欲大振
之必明賞罰欲明罰必先賞賞則財告匱矣臣以為宜
汰去老弱者萬人或數千人仍覈其虛冒而取其餉以
充賞費然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上嘉納之自是看公
日益重一品滿三載進階光祿大夫柱國再進兼太子
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六載兼太學士俸錄一子中書
舍人兩子誥命再以築外城功錄一子中書舍人加少
傅滿九載賜兼金文幣新鈔肥孖上尊改吏部尚書宴
禮部百僚陪列視禮如元輔焉賜勅諭謂公通明濟世
端潔乾俗因事納忠識微發達蓄久積厚施之不窮計
熟慮深謀無不獲蓋公自入直即聽於西內乘馬所賜
有麒麟服有緇蟒服他金帛不可訾數會兵部員外郎
楊忠愍公繼盛論分宜公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

語上怒下患愍錦衣獄分宜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
楊庶僚何繇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錦
衣帥炳加根究公戒炳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
為危語動分宜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
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分宜
懼然懼乃寢然以公嘗議薄御史錦宗茂罰益疑公矣
錦宗茂故論分宜者也公之主癸丑會試得進士四百
人其後亦多名臣而所錄文簡切溫厚為後先冠是時
倭事起上以所踪躪多公卿而公又曉暢軍事以故數
屢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
去誰任其費大司馬惑之公持不可乃以贏卒三千人
往公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
撫按奉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援勢不
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
揣度賊之已去又揣度其去而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
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子

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餽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馬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為公咎冀因而權公而公所請入衛西卒其帥陳鳳力戰卻敵敵遁巡不能入乃悟曰公所請發兵留兵突無異也將自有堪否公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闕守令者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勤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為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哨探必不誤守令擊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時江南無見兵所調兵獨水保二土帥強新有王江涇捷其奏事郎校來謁公以酒食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子

勞之且貽之文綺俾各選精兵萬人待調二土帥感激行千金以謝公不受所以慰勞之有加故一承檄而萬人立至遂大破倭幾盡捷聞公預賜金幣優渥蓋上知公之於英倭事尤中聲也公念敵移庭牧宣大與我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銀半菽且不繼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價當亦漸平具疏上上大悅令密撰諭行之尋錄邊功推一子中書舍人以予仲琨敵既輕我而牧宣大者久不肯出塞大同右衛益固撫採俱絕城旦夕且下而督臣順與御史楷比而內賄求速遷以避之大司馬計以無所出於是吳給事時來劾大司馬罷之而逮楷順上赫然起故大司馬楊襄毅公博於部而命別推督臣代順入已命右侍郎江襄敏公東暫行順事而復有言江公不任者公謂東以暫行而又

疑之恐無固志上即命楊公出為督而諭江公不得推
阻仍詔縱帥炳推二校參軍事公召炳授之方畧俾授
二校以佐江公卒解右衛圍順稽者故皆分宜客也吳
君業已勝即上疏極論分宜公而刑部主事董君傳策
張君翀繼論如吳君分宜念公於吳君張君俱座主而
又董君鄉人具其故白上若公嘆之者即上不盡信亦
可用以自解而上果為動下三君獄命縱帥炳考掠必
求其主名三君瀕死者數四卒以正對得遠戍乃解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六

三

分宜猶謂人事豈必由彼但彼好為憂時憤俗語語盡
而繼以泣少年好名者日叢焉非以事使之以意使之
也公亦不為辨唯自直出多稱病謝客而益恭謹於應
制筆札

翁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翁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行狀

徐文貞公行狀中

上久而察知公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分宜公者皆
舍而之公尋加太子太師念公久宦令尚寶丞璫代歸
祭掃仍給驛會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
宜念故宮工鉅不易復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徙
南城上以南城故英皇嘗御地不憚乃以永壽工屬公
公計之楚蜀甫肩息不可復屬之伐材即伐材亦不可
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
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詔如公
議仍命公之子尚寶丞璫兼工部主事同閱稅公乃率
雷公與大司馬楊公等之工所計度土石程工力搜伏

卷一百三十七

一

繕社侵冒僅百日而工就不復增天下賦時上復自王
熙徙居左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欲以大營兵
入衛公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左都而
營兵列宮城外為儲骨以相屏蔽報可上尋自左都徙
新宮更名曰萬壽宮嘉公忠謀進少師兼文尚書偉錄
一子中書舍人而瑞亦超拜太常少卿時公言邊事則
薦故遼帥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上即為擢
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賄囑上即為罷歐陽
欽定四庫全書

李綱傳
卷一百三十七

二

亡何而鄒御史應龍論分宜公父子上勒分宜致仕下
其子世蕃獄成之命吏部擢御史五品京職上雖以御
史言去分宜然念其供奉久憚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
容言非嚴某誰為上奉左上忽忽不樂手諭公及次輔
袁文榮公輝欲退奉事左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詔
行公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還鄒君通政參議得旨
矣忽復奉諭責公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
一旦官此邪物公復言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聞命
欽定四庫全書

李綱傳
卷一百三十七

三

天下皆不敢以為然邪物之轉二部奉旨而後行之臣
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鄒君內危甚謀於公公曰第
之任有某在毋慮也已而上不欲公久直曰久直無以
杜兒輩奸公謂陸博走馬使酒挾邪為姦長安中者不
在外弗社也甘言比周相合而為姦於朝堂則在內猶
在外也上悟數分宜直廬以賜公中外人情大安於是
公始為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
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